

白城

档案文物

带你穿越历史长河，

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{+}

白城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件“法器”

相传能辟邪护身、破除烦恼



图为金刚杵

在白城市博物馆，有一件清代金刚杵，它长10.8厘米、宽3.7厘米，是馆藏文物。

金刚杵，藏语称“多吉”，又叫宝杵、降魔杵或杵，意为“坚固”或“力大无比”，是佛教持验法器之一。金刚杵起源于古印度，宗教经典《诸部要目》记载，金刚杵原本是古印度的一种兵器，传说古印度神灵用此武器杀死了810条龙。后来，金刚杵逐渐演变为佛教的重要法器。唐代时，随着汉传佛教的传播，金刚杵传入中国。

金刚杵的造型设计，主要基于其宗教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。从整体形态上，金刚杵通常呈现出中心对称结构，体现平衡与和谐的美感。尖锐的杵头，代表着智慧的犀利和决断，能够破除无明和烦恼。其形状的尖锐和刚硬，暗示着强大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决心。手柄部分的设计，往往注重握持的舒适感和稳定性，同时装饰有各种宗教图案和符号，进一步丰富了意义。金刚杵的造型设计，融合了宗教教义、审美观念和工艺技巧，象征智慧和力量，能破除无明、斩断烦恼、摧毁魔障，是佛教中坚定、锐利、不可动摇的象征。

清代金刚杵有多种材质，铜质质地坚硬，便于塑造和保存；铁质相对坚固，但易生锈；银质较为珍贵，光泽度较好。

清代，藏传佛教盛行，金刚杵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，不仅用于宗教仪式，还用于日常交易和礼品赠送等。出家人会将金刚杵佩戴在身上，既当作护身利器，也作为随身法器。

几百年风雨洗礼，金刚杵见证了战争与和平、繁荣与衰落。它在寺庙的钟声中默默守护，传递力量。它曾被深藏于密室，也曾流落于民间，但始终不变的，是它所代表的扫除障碍、不为动摇的坚定信念。



图为铁铧

人们也许很好奇，古代没有拖拉机呢？先民们是怎么耕地的？

在白城市博物馆陈列的金代铁铧，能够解答这个问题。这件金代铁铧长34厘米、宽30厘米，是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。

在古代，人们在进行破土和翻土等农耕事宜时，使用的就是“铧”。

铁铧安装在犁上，被视为犁型的刀尖，由牛或人力牵引，其尖锐的前端和特定的形状，有助于破土和翻耕土地，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，也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。

据考古发现和相关资料，西汉时期，铁铧已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。铁铧通常为铁铸，其前端尖锐，呈弧形刃，后端宽阔，顶部有穿孔，用来连接木犁。铁铧的两翼会微微向上翘起，形成一定弧度。

不同形状的铁铧，有不同的特性。锐角形铁铧，前端尖锐，能够更轻易切入土壤，破土能力较强；钝角形铁铧，破土阻力相对较小，在耕地时较为省力，对牵引力的要求相对较低；弧形铁铧，有助于在耕地时将土壤顺畅地翻转和推到两侧，使耕地表面更加平整，有利于后续播种和种植；宽幅形铁铧，可以一次性覆盖

较大的耕地面积，提高耕地效率；窄幅形铁铧，适合在小块土地或狭窄田垄中使用，操作较为灵活，有利于精耕细作，确保农作物产量。

女真人建立金朝后，将大批汉人和契丹人迁入东北地区，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，随之传播开来。金朝统治者重视农耕发展，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，实行更多推动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，使铁铧等农业生产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凸显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古代广袤肥沃的农田里，我们的先辈们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饱经风吹日晒，运用铁铧等农具辛勤耕耘，撒下一粒粒种子，迎接一个又一个收获的季节。

千年的传承，铁铧不仅是一种农具，更像是农耕文明的象征。它代表着人类对土地的敬畏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未来的憧憬。

铁铧那锋利的刀口，嵌入土地的瞬间，仿佛开启了大地的秘密之门。传承千年的铁铧，是人类与土地的深情对话，是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连接。那一道道翻新的土垄，是铁铧留下的痕迹，更是艰苦的开始、希望的开始。

八百年前，白城先民用啥耕地？

稿件：本报记者 李政孚

美编：刘健雄 供图：白城市博物馆

丰子恺的数学缘

● 杨子耘

丰子恺多才多艺，他是漫画家，也是散文家、艺术教育大家、翻译家。这样一位文科的大家，与理科的数学又有什么缘分呢？这还要从丰先生的两位数学家挚友说起。

抗战时期，丰子恺与数学家苏步青都在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教书。在这极其困难的时期，丰家迎来了一桩喜事：二女儿丰林先结婚。丰子恺请苏步青当证婚人。作为数学教授，苏步青酷爱诗词，这与一辈子喜爱诗词的丰子恺极为契合。抗战胜利后，丰子恺回到江南，收到浙江大学的聘书，但他最后没有去应聘。他说：“在沪时答应，到杭‘临阵逃脱’。原因，我闲散惯了，一时不能振作起来按时上课，况且还要开会。”虽然没能与苏步青再度成为同事，但他们的交往仍在继续。1947年的一天，苏步青来到丰家聚会，他们的话题必然离不开那时候的通货膨胀。苏步青一时兴起，吟出诗句勉励大家展望未来：

草草杯盘共一欢，
莫因菜米话辛酸。
春风已绿门前草，
且耐余寒放眼看。

丰子恺大为赞赏，他把这首诗抄录下来，贴在墙上。1948年3月，郑振铎来访，老友相见格外亲热，丰子恺让家人安排酒菜，两人叙旧共饮。他们面对的就是苏步青写的诗，丰子恺说：“有了这诗，酒味特别的好。”还说苏步青的诗“直直落落，明明白白，天真自然，纯正朴茂，可爱得很。樽前有苏步青的诗，桌上酱鸭、酱肉、皮蛋和花生米，味同嚼蜡，唾弃不足惜了”。苏步青很喜欢丰子恺的绘画，曾写下一首“乞画诗”，谁知这首诗写好还没寄出，就收到了丰子恺的赠画，画的是《桐油灯下读书图》，后来丰子恺根据苏步青“乞画诗”的内容又画了一幅《西湖游舫图》相赠。苏步青的“乞画诗”是这样的：

淡浓妆水与山，
西湖画舫几时闲？
何当乞得高人笔，
晴雨清斋坐卧看。

数学教育家刘薰宇与丰子恺相识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，当时那里聚集着一群有理想的教育家，有

经亨颐、夏丏尊、匡互生、丰子恺、朱自清、朱光潜、方光焘等。他们在景色秀丽的白马湖畔互相鼓励创作。丰子恺的成名作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就是在那里创作的。1925年《子恺漫画》出版，刘薰宇为之作序，称子恺漫画“具着将人吞没的魔力”。

刘薰宇提倡寓教于乐，让学生在故事中弄懂数学，他的《马先生谈算学》《趣味数学》《数学的园地》堪称中小学生学习数学科普经典。刘薰宇的《趣味数学》是丰子恺作的序，丰子恺说：“数学的书，教我从小抛荒数学的人作序，也是奇事；而我居然作了，更属异闻！”这里所说的“抛荒数学”，指的是丰子恺在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前，他的各门成绩都很优秀，填报的三所中学都录取了：甲种商校和第一中学分别考了第一名和第八名，第一师范学校是第三名录取。由此看来丰子恺的数学成绩相当好。但在第一师范学校他遇见了恩师李叔同与夏丏尊，由于听信了当时流行的说法：“学数学与学图画，头脑的用法相反，故长于数学者往往不善图画，长于图画者往往不善数学。”就此也就“抛荒数学”了，当然，在李叔同与夏丏尊的指导下，丰子恺的绘画与写作成绩突飞猛进。

结识刘薰宇并读了他的数学书以后，丰子恺为自己当时“放弃青年时代应修的一种功课”觉得很可惜，没有游览过数学的世界，毕竟是一种损失，好在有刘薰宇的文章稍稍补偿这损失。丰子恺鼓励刘薰宇把他在教学中讲述的数学故事写出来发表，每当有作品发表，刘薰宇都会拿来给丰子恺阅读，就这样，丰子恺便“不知不觉地被诱进数学的世界里去”，且渐渐入迷。有一次刘薰宇给丰子恺拿来一篇新发表的数学故事《韩信点兵》，那一天丰子恺正患眼疾，医生关照“灯下不可看书”，但丰子恺瞄了一眼刘薰宇的文章，便一发不可收，一口气读完，第二天眼睛很痛，又去看医生了。

看来，丰子恺进第一师范学校后，要是没有遇见李叔同与夏丏尊，而是恰巧遇到一位像苏步青那样热爱诗词的数学家，或者遇到像刘薰宇那样为“没有生命的算学问题注入一点活力”的数学教育家，也许他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


丰子恺《明日的讲义》描绘了刘薰宇备课的情景。